尚書詳解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詳解

（四）

陳經撰

尚書詳解卷二十

商書

微子

此篇乃微子傷國家之將亡。退而與箕子比干私相謀議。求所以無愧怍于先王而後已。大率皆以君子忠孝之心。不見于安平無事之際。每見于悲傷惻怛之時。使三人之于紂。言聽諫從。則忠孝之心與君臣相安。泯然無迹之可窺矣。惟其不然。故以其憤鬱不平之氣。發而爲言。憂而不困。怨而不亂。則忠孝之心可因是而見矣。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有亂之意。天之命在人君順之則可。今也紂以淫湎暴虐化于上。民亦習其惡于下也。天所以命君之意爲之顛倒錯亂。此微子所以憂也。故作誥以告父師少師二人。父師、太師。卽箕子也。少師、孤卿。卽比干也。微者、畿內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者也。在朝之臣亦衆矣。微子獨告父師少師者。當是時。如飛廉惡來者。既導王以爲不善。不可告矣。如伯夷太公者。又處海濱而避去。以潔其身。此三人者乃商家之宗臣。與國家社稷爲存亡者也。義不得與他臣同。此其所以獨告于父師少師。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顚隮若之何其

微子之意若曰商家已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不復興矣微子乃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故謂我祖先王致遂其功陳列于上可以憑藉扶持之具如彼今乃以沈酗于酒之故用亂敗其德于下如此是與我祖相反也欲觀其表觀其影欲觀其源觀其流以其所形見攷之則商民無小大皆爲草竊寇盜與乎爲惡于內外而爲姦宄之事爲卿士在位者皆以非法度之事而相師師者相師也與百僚師師之意同但百僚師師者以善相師此之師師者以惡相師也惟其卿士既以非度相師故爲罪人之淵藪凡有辜罪皆爲有勢力者之所藏匿無有常得之者言不得而治以法也小民方且起而相爲讐敵則其所謂相友相助相扶持者不復見矣今商其淪喪若涉大水觀其卿士如此小民如此氣象已有亡國之兆故曰商其淪胥喪亡矣如涉大水無有涯際之可依殷遂喪越至于今以言其喪亡不待于久只在于今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上既言商家之必亡故又言我所以憤憫之意我其發病生狂吾處于家又且將耄亂欲遜遯于荒野矣此其情之不能堪處者今爾無指意以告我我待其顚隮隕墜之日又將何以處之此章之義寫出胷中不平之言使當時紂若肯從諫則斯言當發于上不發于下矣常直情無隱于朝廷而不肯退而私語于家矣爲國者使賢人君子議論不發于朝廷而發于私議亦豈有國者之福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牷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微子作誥以告二人。今此篇惟父師箕子有言。而比于獨不言。先儒以謂明心同。蓋三人者之在當時。只有去就二節。微子欲去。而比干箕子皆欲就。雖諫而死。與佯狂爲奴。其欲遂就之意一也。故父師箕子之言。卽比干之意。父師之意若曰。王子、指微子也。天毒降災荒殷邦。箕子不敢斥紂。故但歸之天。以爲天降災害荒亂于我邦。天下化之。方且興起爲沈酗之事。人之所以不爲亂者。以其知所畏也。乃今不畏其所當畏。充此心以往。何所不至。雖有耆老成人。與舊在位而有年高德邵者。皆咈逆之而不顧矣。孔安國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犧牷牲用。乃祭祀之物。今商民乃攘竊而取之。則爲下者既不知敬神矣。祀其常典。國有常刑。今乃容其將食而無災。罰以及之。是爲上者亦縱其爲不敬也。此特舉其祭祀國之大事于至重者如此。其他可知。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商家之臣所以下視商民。用以爲治者。皆讎斂之道也。言橫賦重斂。與民爲讎也。在上者以讎視其民。故民亦以讎視其上。上下交相爲讎。故曰召敵讎不怠者。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人主乃天下之本。其本處旣濁亂。故末流亦濁亂。是民之罪與上無異。是乃合于一也。瘠、病疾也。民之多病無可以告語

者.以其有寃而不得伸也.商今其有災.觀上文所云.皆是亡形立見.卽今日有災.我與起而受其敗矣.商家旣淪沒喪亡.我豈可爲他人之臣僕.此箕子之意.與國存亡.義不肯去.詔王子出迪.我之教汝王子出則合于道.是以去者教微子.而以不去者自期.何況我舊時所云者.適以爲子之所刻害.蓋微子爲帝乙之元子.箕子言于帝乙.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紂未必不疑忌吾二人.今王子若出去.則我尙可以維持諫諍.紂庶幾知改悔.王子若不出.紂終疑此二人.雖欲諫之必不能入.是立致于顚隮矣.忠臣之于國.明知其大無道.明知其天命將絕.亦未嘗不勉强而扶持之.以求其百一千一萬一之幸.蓋未有安坐而視其將亡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靖.謀也.人各自爲謀.以自獻于先王.思昔先王所望于我者.惟忠孝而已.行事不必其皆同.但處心無愧于一己.無愧于公議.無愧于先王足矣.微子出而存商祀.則自獻以其孝.比干箕子一則以諫諍死.一以囚辱爲奴.以諫諍紂則自獻其忠.我不顧其行遯.是箕子比干決在于就而不肯去國也.讀此篇之意.可見臣子心在乎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共求天理之安而已.其死非沽名.其囚辱者非忍恥.其去也非求生也.各全乎忠孝.故孔子知之.以爲商有三仁者焉.行雖不同.而皆所以爲天理之安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一

周書

泰誓上

孔子以爲至德（案）原本此句上脫去四行豈有紂在上而文王自擅稱王乎。縱文王自稱王豈有十餘年之間紂之君臣亦坐視其稱王而不誅其叛背之罪乎。如春秋時。周室尚存而楚以王者稱亦罕有。蓋亦萬世之一二也。學者舍諸家之小說而信經可也。孔子序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不言其爲文王十一年。作書者于泰誓上篇。只言文考肅將天威。下篇又言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未嘗言文王也。至武成之書。武王既受命以朝諸侯。始追封爲文王。故稱曰我文考文王。自是而下。磊磊相聯屬。而文王之名不絕。其事迹甚明白。楊子雲曰。萬物紛錯垂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烏覩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此十一年。乃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古者諸侯即位皆稱元年。如春秋所書是也。若以爲文王。則豈有文王即位之初既改元。至中間又改元乎。決無此理。司馬遷作本紀。謂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其說是也。意者當九年祭文王治兵孟津之時。乃觀政于商。至十一年而紂不改過。

然後大舉以伐紂也。乃若戡黎之時。竊意正當治兵孟津之時。亦未嘗審乎是否也。一月戊午者。卽十一年之正月戊午日也。不言正月者。商之正朔已終。周之正朔未立。故不言正師渡孟津。此豈武王之得已哉。三篇之書者。上篇會于孟津而誓。中篇次于河朔而誓。下篇將戰而誓。操凶器而臨危事。不敢輕舉。故必誓衆重其事也。泰者。先儒以爲大會以誓衆。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十有三年春三字必是差錯。何以知之。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卽書序所謂一月戊午也。豈十有一年用戊午日渡孟津。至十三年又用戊午日以次河朔也。卽萬一史臣聞見之誤。前後傳寫之訛。或遭秦皇烈焰之後。補綴拾遺。蓋未可知也。大會言諸侯之師與戎狄皆在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嗟者有憫惻之意。友邦者武王爲西伯。與國之諸侯皆友邦也。冢君卽諸侯尊之也。御事者卽諸侯之卿治事者。庶士者將卒而下也。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豈誥語之所能及哉。觀人心之所向。則天意可知。使武王此舉爲不義。則雖一國猶且不得而强役。況八百國乎。明聽我之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人君之職。天人之至理也。非武王不能爲此言。蓋以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觀之。人與萬物同此稟受。然氣質之性。自有偏全。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其偏。惟人得其全。故人獨靈于物。蓋其出孝入悌。蹈仁履義。與萬物不同者。此其

性之靈善者也然人雖有此靈亦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聖人爲之君以愛養之父母之然後斯民得以各遂其善亶者誠信也言實有此聰明之德也聰明亦靈也非于靈之外別有聰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其德所以獨高乎天下觀人與物殊則天地之愛人可謂厚矣觀聖人與人殊則天地之愛聖人又何如哉今也紂失其聰明是爲君者不能保其靈矣何以化天下之人而使之保其靈哉武王以君道自任者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自此以下皆數紂之惡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人之善莫大于敬自敬心而充之善將無所不至矣人之不善莫大于不敬自不敬之心而推之惡亦無所不至矣人主居至尊之位無可以爲畏者惟當畏天今既弗敬上天則不敬畏天矣故降災下民冒色而暴虐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至于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皆自夫不敬之發也惟人爲萬物之靈在所當愛而反降害之一己之欲不可肆也沈湎于酒貪冒于色則縱欲而無厭敢行暴虐惟仁爲能有不忍人之心不仁者則有忍心故敢于爲暴虐而無忌憚惡惡止于其身可也罪其人而併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及之賞延于世有功而使之世祿可

也。官人不問其賢才而使之居上位。賞而僭則所賞者皆與紂同惡者也。罰而濫則所罰者乃不與同其惡者也。安得至公之理哉。宮室之是修。臺榭之是作。陂池之是築。侈服之是奉。無非竭民力以自奉。故所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紂作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諫死之類也。孕婦說者謂比干之妻懷孕。則刳剔以視。其殘忍暴虐之狀。一至于此。則已極矣。皇天震怒。豈自外來也哉。天之震怒者。即紂之惡已極處也。文王之德日彰。紂之惡日極。決無兩立之理。故命我文考肅敬以行天威。所謂天威者。亦非自外至。即文王之肅將處便爲天威。此天人所以爲一理也。大勳未集者。文王豈于此有利商之心哉。文王之所謂大勳者。其道得以達之天下。而使之得其所者。即大勳也。如使商紂能恐懼修省。反前日之不善。爲今日之善。則文王就臣子之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亦得其所安。豈非文王之大勳乎。惟其不然。所以爲大勳未集。言其未能遂文王之志。望道未之見之時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我小子遂與爾友邦之大君。治兵于孟津。以觀商之政。視其能改與否。于此可見武王不得已之心。使武王有利商之心。則遂大舉而取之矣。安用觀政。此蓋天惟五年須暇之意。紂若因此悔過。則武王退而守臣子之位。武王之本心亦遂矣。奈何紂無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者肆然在上。恬不知戒。上帝神祇不知敬。先宗廟祭祀之事愈不知修。犧牲粢盛者。所以事上帝神祇。與先宗廟祭祀之具是也。既盡爲凶人所盜。而紂曾莫之知。此則罪之大者。亦如成湯責葛伯只言其不祀也。紂之惡如此。乃反以爲吾有民之可託。有命之足恃。夫人君之所託者民也。而紂之民則離心德矣。烏可託人君之所恃

者命也而紂則取怨于天矣烏可恃罔懲其侮者言侮慢日甚未始有懲創之心是紂終不改過矣孟津之會武王其能自已哉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上文既數紂之惡此則武王之自任之辭天之意欲以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教之爲之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綏四方寵愛綏安也天之所以望于君與君之所以答乎天無非爲民而已紂之惡如此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當君師之任者獨不在武王乎武王既以君師任諸己自有必往之志以我爲有罪者謂不當以臣伐君以我爲無罪者謂其當拯民于塗炭予皆不暇問惟知不越乎我之志蓋武王之志在于順天救民而已此志一定有進而無退有出而無入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不計較人之勝負而論其理之曲直力同則度其德之如何德同則度其義之如何德之有是非則義有可否能度義則不失其時宜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只有一心安得而億萬天下之理惟公與私公則至一私則萬殊紂不能使天下趨向歸一人各有心者以其私也武王所以能統攝人心皆歸于一者以其公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以言其理之所不容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二句見得武王之知天天道渺茫聖人何自而知之以其理而知之天以君師之命畀之紂紂不能任其責故天誅之而以君師之任畀之武王武王于此設若謙退不居而辭其責則是逆天意也天必以其

所以誅紂者而誅武王矣。宜乎武王以此必往而無疑。蓋其力與德與義。皆天理之所宜也。非于德義之外有天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夙夜祇懼。所以見武王之心。卽敬心也。紂之惡在于弗敬上天。文王之德在于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于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而聖愚分焉。使武王于此知天命人心之歸己。而遂泰然自足。豈所以爲武王哉。惟祇懼之心有加無已。故受命文考者。受代商之命也。類上帝宜冢土者。告于天神與社之神而後行。參之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者。類與宜皆祭之名。以爾有衆。致天之罰。則非武王之私意。觀三篇之書。大率以天爲言。且以武王之聖。紂之不肖。不待較而天淵矣。民之歸周而叛商。不待誥諭而影響矣。今也天之一辭叮嚀告戒。置之于口舌牙頰。有所不言。言之而天不能釋。武王非過慮者歟。余于此可見武王之心。雖去之千百載。卽其言而默思之。其齋嚴肅敬。溫清滫和。謂之夙夜祇懼。詎不信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高遠難測。武王言之如是其曉然者。後世以天人爲二理。故以天自天。民自民。聖人以天人爲一致。惟以民情之好惡。見天意之從違。民之所欲。卽天之所從也。孟津之會。八百諸侯。此豈人力也哉。爾尚弼輔我一人。永清四海。蓋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必清。源濁則流必濁。今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故曰永清。有禮義廉恥之風清也。無盜竊濫僭之

風非清乎有惟辭揖遜之心清也無貪奸鬬奪之心非清乎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伯夷之清聞其風者亦莫不清也時哉不可失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武王此舉亦惟時措之宜而已此卽度義也甚矣時之難知也惟聖人爲能知之使武王而居文王之世則當服事商蓋服事商者時也使武王當堯舜之世則當揖遜揖遜者亦時也今武王之伐商以謂時哉不可失豈非伐商者乃武王之所謂時者乎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師以戊午日渡孟津亦以戊午日而次河朔次止也見武王有不忍之意春秋伐以書次而次爲善易師之卦曰左次無咎是也羣后卽諸侯也以師而會武王于是徇其衆而告之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上篇所誓者友邦冢君告諸侯也此篇所誓者西土有衆告有衆也武王爲西伯故曰西土有衆友邦冢君者武王之援兵西土有衆者武王腹心之兵既是武王腹心之兵則告之言尤詳咸聽朕言使之皆聽己之言天子自稱曰朕王當誓師之際商之未勝也周之未王也得失成敗並未可知王乃于此有天子之稱何哉蓋朕者我之稱也予之稱也吾之稱也古人本以朕爲我爲吾爲予後世因古

聖人有朕之稱。因以爲天子所稱。不然。則人臣如伊尹、如伯禹、如周公、何以復稱朕哉。我聞吉人爲善。何以獨繼以我。而不復曰朕聞哉。乃若成湯之伐夏。有朕不食言之辭。未幾而繼之以予孥戮汝之說。由是觀之。則朕之稱未可以議武王也。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此四句古人有言矣。故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勇于爲善也。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勇于爲不善者也。其爲勇則同。其所以爲善爲不善則異。惡機已熟。則其用功自有不同。猶孟子所謂雞鳴而起孜孜爲善。雞鳴而起孜孜爲利之意一也。孜孜則同。而舜跖則異。雞鳴而起則同。而利善則異。惜乎其用力如此。不能轉其所爲不善者。而移之于爲善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無法度之事力而行之。是亦惡機已熟。凶人惟日不足者也。紂惡既成。則凡黎老黃髮之人。不與己爲無度者。播而棄之。罪人之大奸劇惡。同乎己之無度者。昵親而比近之。黎老者。非紂所謂黎老之人也。乃武王所謂黎老之人。使紂而果以爲黎老。則紂有知人之明矣。堯舜之聖方且難之。豈以匹夫之紂而獨易之歟。罪人者非紂所謂罪人也。乃武王所謂罪人也。使紂而果以爲罪人。則紂有辨邪之智矣。爲國之要率莫大是。豈以匹夫之紂而獨得其要歟。紂之所謂黎老罪人者。吾知之矣。同惡相濟。如飛廉惡來之徒。未必紂不黎老之也。微子比干之輩。紂未必不罪之也。設若紂之所謂黎老而播棄之。所謂罪人而能昵比之。天下終不爲周之歸。武王終不爲周之主。惟其不能然。方且酗而淫虐是肆。是其無度之形見于外也。故臣下皆化而與上爲一。爲朋黨。而至于相仇讎。脅上之權勢而至于相滅。是其無度之流派見于相殘滅也。故無辜罪

者呼天而訴其冤凡若此者豈非穢德乎彰著而聞于天地此乃臭惡之著也爲善而著則爲堯之光宅光被爲成王之馨香感神爲惡而著則爲紂之穢德彰聞腥聞在上爲三苗之刑發聞惟腥皆所以爲彰著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天亦有天之職君亦有君之職天之職在于愛民君之職在于奉天以愛民人主欲奉天初不在于犧牲玉帛繁文之末節惟知愛民則奉天之道得矣使天而不惠民天失其職使君而不愛民亦失君之職有夏桀不能順天以至流其害于下國此桀失其職也天乃佑命成湯黜有夏之命湯豈私意哉亦奉天以愛民而已成湯口實之憂亦幸而濟武王之事乃若奸臣賊子後世其不以成湯爲憾乎惟受罪浮于桀況商受之罪復有過于桀者哉觀商王作湯誓之篇惟曰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而已今紂王之罪至于剖賢人之心刳孕婦之腹如泰誓三篇所言則桀所未嘗爲而紂無不爲矣桀既爲湯所放則受豈可免乎成湯之誓不過曰夏王仲虺之誥乃有桀之名是亦仲虺所言而非湯名也今也武王以今商王受名言之豈非罪浮于桀歟元良一國之賢若微子是也微子爲帝乙之元子紂之兄也乃使之抱祭器適周剝落而喪失之諫輔卽比干也以忠諫見殺賊虐而害之也紂之心與元良諫輔者相反而不相近此所以剝喪之賊虐之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命卽天理

也。己者己私也。理與己不並立。知天之理則忘乎己。知有己私則滅天理矣。天命豈己有哉。謂己有則不知天之理矣。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也。夫人惟知天命。則知敬知祭知暴虐不可爲。何者。敬者卽天理之流行。祭者卽天命之形于報本反始。以敬非人之所能。而祭祀亦非人之所能爲。非人能爲處。卽天也。暴者天理之反也。暴卽人欲之私。既爲人欲之私。則安有天命。紂之惡其原皆在于己有。故以敬爲不足行。以祭爲無益。以暴爲無傷。是皆逞一己之意。謂者取形之于言語。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紂于四者形之于言語。自謂如此。是言之不知愧怍也。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有夏而商以黜之。商今有罪矣。周黜之。亦有商之黜夏也。武王所以使人無疑。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其以予乂民。此武王以天下之責而自任。天命既去。紂則不有所屬矣。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命既命武王。故形之于夢卜。形見于休祥。皆有吉兆。休祥漢儒所謂白魚入王舟之類。端有此理。然則夢也。卜也。休祥也。果足信乎。蓋聖人之心。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心已與神明合。故夢卜休祥特以爲此心之證爾。若夫此心有愧于神明。有歉于天地。理有所不當而爲之者。方且强求合于夢卜休祥。又安足信哉。如此而謂之夢者。特其精神散亂之所致。而卜與休祥適所以爲妖怪爾。戎商必克者。言伐商有必勝之理。武王益自信而亦以此信諸人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猶欲卜商之與亡但就人心上觀之人心之離則必亡之理人心之合則必與之理夷人者凡人也朝之賢皆已遠去故但言其凡人雖有凡人之億兆而心德俱離心者體也德者用也心德既離則君非其君矣大凡人主所以能統天下者以其人心所聚故君臣可使爲一體人主所以不能統天下者以人之心無總攝皆以渙散則君臣之義絕君臣之義既絕則紂乃一匹夫武王所殺者但見其一匹夫不見其爲君也予有亂臣者亂治之臣十人者如太公望周召二公之徒皆同其心德一心以奉上言夷人尚離則賢者不言可知亂臣尚同心則夷人之同心可知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周至也雖有至親而不若得仁人蓋人主舉措動合天理則仁人君子皆歸之如二老聞文王作盍歸乎來是也苟得仁人之心則舉天下之至疏者亦親況其親者乎苟人主舉措動違天理則仁人君子皆去之矣如二老避紂而處海濱是也既不得仁人之心則凡在己骨肉宗族亦皆疏矣況其疏者乎人主不必恃賴至親以爲己助但看仁人之心如何耳如微子本紂之兄也今也舍紂而歸武王以此見得雖至親不如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道不在高遠惟于近者觀之民之視聽卽天之視聽此武王見天理之親切莫親切于民民之視聽本至公而無私故可以見天之視聽此卽皐陶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之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以天下爲一體疾痛疴痒皆切于身百姓在紂湯火之中其過甚矣豈非我之責乎成湯伐桀之後亦有此心如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嗚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學者觀今朕必往一句。見聖賢勇于爲義。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凡義所當爲者。勇決而爲之。更無遲緩之意。揚我之武。以侵彼之疆界。取其凶殘而已。凶殘如紂。如飛廉、惡來之徒。聖人所謂武者除暴禁亂而已。我伐用張者。凶殘既取。則我之所以征伐者亦于是乎張。謂之惟揚。謂之用張者。是武王心無所慊處。與成湯布昭同義。于湯有光。紂既黜。則湯之道爲有光矣。以人情論。紂乃湯之子孫也。誅人之子孫。滅人之社稷。而于祖有光可乎。聖人惟以理而論。湯之心只在于奉天愛民。不幸而紂爲之子孫。奉天愛民之志不獲伸。苟有能奉天愛民者處之。民得其所以安。豈非湯之幸乎。此于湯有光之意也。嗚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武王雖曰必往。曰惟揚。曰用張。其心無慊如此。亦未嘗無儆戒之心。若不儆戒。則是輕敵而驕。取敗之道也。故告諸將士以謂當致其勉。罔或有不畏之心。言當畏也。寧可執非敵。若已非敵。以當彼。然此臨事而懼者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民于此時罹紂之虐政。懍懍危懼。如崩摧其角。無所容頭然。此見得民心之不安。我不可不往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于是誓衆畢。又重複而儆之。須當一其德心。人無異志。立定其功。以爲無窮之計。今日一失。則他日必有後悔。武王之衆。既是同心同德矣。既是臣三千惟一心矣。宜若無事以告戒。武王如此。恐人力易怠。又從而申言之。庶幾以我之一。可以攻彼之不一。以我之同。可以攻彼之不同也。此是收聚人心。總

攝衆志渙亨王假有廟之理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讀此三篇書有以見聖人臨事而懼不敢輕舉雖武王無慊于心然師出以律猶不敢廢三令五申之意所以師渡孟津而誓次于河朔而誓戊午之明日又誓時厥明卽戊午之次日也王乃大巡六師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謂之六師則武王已有六卿矣明誓衆士欲使衆士顯然知紂之可伐知武王不得不伐其辭切而明當乎人心洽洽乎人耳故史官因之而書明之一字觀此篇之誓亦畢萃于一字而止耳此史官一字之法所以爲得其當也軍事以氣爲主故也然而禹征有苗非無誓也數言而已湯之伐桀非無誓也一篇而已湯比禹爲已詳至武王三篇比湯爲尤甚此可以見風俗之變簡古而詳複聖人之用心則一所以不同者因其時而已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當時從武王者亦多矣武王之誓中下二篇只及于西土蓋腹心之衆不得不詳又有一說焉當時之諸侯皆已明知紂虐政而更不待再三言之矣至如西土之衆海涵春育于文王明德之中不知有紂之湯火想此舉未必不已武王爲勞民動衆如湯之民以爲我后不恤我衆之意故武王不得不惓惓西土之人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謂上天有昭然不可掩之理常于人事中見之爲善者應之以福爲不善者應之以禍此卽人事之易見也天之禍福豈自外來也哉善者福之類惡者禍之類善惡禍福各以其類而應豈非天

道之顯乎。常人求天于天。不知求天于己。求天于天者。是以高遠視之。邈乎其不切于己者也。求天于己者。卽己之善惡。爲天之禍福。非人事之外別有天也。紂之惡如此至極。則天之禍所必及矣。今商王受猶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上文旣言天之顯道各以類應。故此章言紂之惡不爲人之所赦。五常者。仁義禮智信。達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人道之常。天下所共由而不可須臾離也。由乎此者謂之人。不由乎此者雖謂之人。蓋形存而性亡矣。今也紂于人道之常。則猶翫而侮慢之。故爲荒爲怠爲不敬。皆自夫猶侮之心生。文王之所以爲聖者。以其不敢侮。紂之所以爲惡者。以其猶侮也。人苟有猶侮之心。則是無忌憚矣。亦何所不至哉。上則自絕于天。以天者卽五常之理也。下則結怨于民。以民者卽五常之理也。朝涉理所當恤。賢人理所當敬。斲其脛剖其心。則是反常矣。威者有德之威。則人不言而自畏。以殺戮而作威。是逞其暴虐。故其毒爲四海之病。此亦反乎常理。其害之廣至于四海也。姦詐回邪之人。不知有五常者也。自然而與紂相合。故尊崇之信任之。師保者。以五常之道而教其君者也。典刑者。五常之道寓于法則制度之中。截然有不可踰者也。正士者。以五常之道自謹飭其身而不爲不善也。自然與紂不相合。故放黜之。屏棄之。囚奴之。郊社以事天地。此人之常理也。則不修。宗廟以祀其先。此人之常理也。則不

享奇技淫巧悅婦人以爲卑褻汚穢之行非人理之常也則作意而爲之凡此皆基于狎侮五常不以常理而爲之乃反常悖理而爲之則是人道不立形存性亡矣上帝不順其所爲祝斷也降下也斷絕降下之而使之喪亡豈非天有顯道乎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罰之者天也奉天者人也爾西土君子當知孜孜黽勉奉我以敬天罰苟不知孜孜與恭行之理則反蹈于侮狎之機矣惟孜孜恭行可以見天理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章專以讎視紂而不以君視紂以君視紂則君臣之分天尊地卑不敢干也以讎紂視則但見武王伐讎敵之人理所不容恕亦如孟子稱湯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同意然則紂雖不道其位則君也武王雖有道其位則臣也紂何嘗以犬馬待武王而武王乃以寇讎視紂也耶非惟理勢有所不順卽以情而言謂之讎可乎蓋古人常有言曰撫之者卽君以其君之職在于撫民也虐之則讎以失其君之職則在于虐民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天下之人共推尊仰戴之冀其安我也豈以富貴而爲虐民之具哉武王舉古人之言則見非武王之私意如此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所貴乎君者以其善羣也所以謂之王者以其爲天下之歸往也紂不能善羣不能爲天下所歸往則是一匹之夫與凡人等也豈有天位神器而使一匹之凡夫據其上哉惟人主爲天下所歸往則生殺予奪誰敢

以爲怨人心離散既爲獨夫矣惟大作威虐其誰不以爲讎哉謂之讎卽己之敵也此則不以尊卑論而以曲直論矣植德務滋除惡務本善則欲使蔓延惡則芟夷蘊崇絕其本根勿使長植紂乃天下爲惡之根本也惡之本不去則武王之善無自而滋蔓于天下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武王以天下爲一身天下之讎卽武王之讎也故我小子以爾衆士殄絕殲除爾之讎卽明夷卦九三之義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天下之事惟有兩端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矣苟不能果敢强決何以成爾君之功哉迪進也登成也進于果毅則斯能成爾君之功矣多者則有厚賞其不進者則有顯戮軍事以嚴終則示之以賞罰與甘誓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湯誓予其大賚汝罔有攸赦同此誓衆之法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末章專言文考先儒以爲稱父以感衆蓋西土之人被文王之化深則信文王也亦深武王稱文考以誓衆庶幾有以聳動之也又況武王此舉亦非其私意廣文王之聲而卒其功也然則文王果有心于得天下乎非也文王之心在于救民武王能終其事救民于水火之中此卽文王之志也惟我文考如日月照臨于中天無所不被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亦光也此光爲尤著四方遠者也故以光言西土近文王之都故以顯言聖人之心一視同仁安有遠近之間然地理有遠近亦不能無辭詩曰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中國言惠四方言綏亦猶西土言顯四方言光也此品節之法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之衆昔文王受命作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予克受非予武武王不敢以武功自居而推其美于文王我之所以勝紂者非我之武能如此惟朕文考上不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民所以我有功也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武王以過歸己而不敢歸咎于父以謂受若勝我則是我無良善之德自取其敗豈文考之有罪哉然則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有不戰戰必勝矣而復以爲受克予者此有以見聖人有不敢必之心此章當與今朕必往一句對觀之今朕必往者義所當爲可必者在己也此章乃不敢以勝自必蓋其不可必者在彼故也學者知聖人之能必又知聖人之有所不可必可與讀聖經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二

周書

牧誓

此篇至牧而誓故謂之牧誓泰誓三篇未已也又有牧誓之篇聖人之重于用兵也如此誠以冒白刃涉鋒鏑驅民于萬死一生之地其器則凶其事則危聖人豈敢輕乎牧誓乃臨敵之時也讀典謨之書如鼓春風雍容于揖遜之中而有不自知者讀湯誓泰誓牧誓之篇如覩秋風之肅殺使人有戰慄而不已者春與秋氣象雖不侔刑賞雖不均而天之所以生物則一聖人之心亦豈有二致時焉而已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兵車也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虎賁卽百夫長也故車有三百兩虎賁亦三百人虎賁言其猛如虎然一車謂之一輛車有兩輪故也古者井田之賦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三萬一千六百人一車旣有七十二人而此云一車百夫長所載何也蓋七十二人者計畝科兵之數至于臨敵對戰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武王與受戰諸侯之師八百國而止云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武王腹心之兵故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甲子昧爽時克紂之月甲子日也春秋主書紀事編次爲文于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尙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也昧冥也爽明也將明未明之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既陳甲子之朝臨戰時復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鉞斧也飾之以金曰黃鉞白旄者旗之名白色使遠處可望右秉白旄便以指麾曰逖矣西土之人西土乃武王心腹之衆故先舉西土逖遠也言西土之人來此路遠得無跋涉之勞乎所以勞來慰撫之言此見聖人至誠之意洽于下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泰誓上篇及友邦君中下篇只及西土至此又合友邦君而告之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此即諸侯治事之三卿也亞旅者衆大夫次于卿者也師氏大夫以兵守門者也千夫之長師帥也百夫之長卒帥也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乃西南夷與江漢之夷也文王爲西伯化行乎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武王伐紂舉其遠則其近之諸侯不言可知矣夫以八國諸侯與夫蠻夷之國不期而自至則武王所感格亦可見矣紂之暴虐不得人心亦可見矣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戈即戟也干即楯也亦兵器也戈則人執以舉之謂之稱干則並以捍敵故曰比矛長立于地故曰立凡此皆是軍中之

器械。各以豫備。然後聽我一人之誓。使之人心齊一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此章言紂所爲。皆是君臣夫婦兄弟天理倒置。所貴乎人倫者。以其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親其親。長其長。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如此。則爲各正其所。各當其分也。今也紂之所爲。一切相反。使婦人預政事。以婦人之喜怒爲賞罰。是則牝雞而司晨者也。此豈男女夫婦之正理乎。肆、陳也。所陳之祭祀。謂宗廟之祀也。以昏亂而棄其所陳之祭祀。而不能享鬼神。是不知有親。王父者祖之昆弟也。母弟者同母之弟也。遺、棄也。迪、道也。以昏棄而遺其祖之昆弟。與同母之弟。而不以道接之。是不知有長。此豈親親長長之理乎。四方之多罪而逋走逃亡者。紂之資質。與此等人合。故崇之長之信之使之。又以大夫卿士之官而用之。使此等人肆暴虐于百姓。爲姦爲宄于商之都邑。是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此豈君臣之理乎。凡人理之常。一切更變倒置至此。則天罰之所必加也。故予小子發。得以敬恭而行上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此章可以見武王仁義之師。而坐作進退。莫不有法度。今日戰陣之事。不過于六步七步。必止而齊整

其衆此步伍之有法也夫子指將士也勗勉也伐者擊刺也少則四五伐多至六七伐亦必止而齊整其衆此擊刺而有其法也武王問兵法于太公凡纖悉曲折處無有不知兵法莫難于用衆善用衆者使三軍爲一軍千萬人爲一人故不見其爲多武王以三百輛之兵車兼八百國之諸侯與蠻夷之衆可謂多矣若無法度則多適以爲累不見其益也勗哉夫子尚桓桓者勇壯之貌也虎貔熊羆四獸皆勇猛也于商郊各致其勇力如四獸然于之一字如詩所謂我出我車于彼郊矣之于同其千字訓往也乃若若子于役亦是于也弗迓克奔以役西土不殺已降也其有能順以歸我者不可迎擊之當收用之以爲西土之役勗哉夫子爾其有不能致勉者爾躬必有戮觀此一句又見聖人仁心能變夏商之俗啓誓于甘則曰孥戮湯之誓亦曰孥戮此乃聖人立此重罰以誓衆至武王之誓則曰爾躬有戮是知其世變風移與夏商又不同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三

周書

武成

讀此篇可以見聖人安天下之規模。謂之武成者。武功既成。則無事于用武矣。武功曷爲而能成也。蓋聖人之武。不用于殘民虐衆。而用之于禁亂止暴。故凡兵之用皆起于人。而不起于我。所以起武王之兵者紂也。非武王也。武王之兵爲紂而起。則紂既黜矣。奚以武爲。故武功于此乎成。而歸馬放牛。不復用矣。亦與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同意。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武。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秦漢以後。有天下者不識此意。漢高祖雖以五年之間成帝業。而功臣相繼叛上。高祖竟有流矢之禍。唐太宗既得天下。而末年猶逞意于遼東之役。此皆是兵起于我。而不起于人。甚者爲好戰。爲窮兵。爲黷武。爲貪功。皆不識聖人之所謂武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序書者以此三句包括一篇之義。如底商之罪。即往伐也。歸馬放牛。即歸獸也。列爵分土。即政事也。武王之伐商也。于其往伐之後。即歸其獸而不用。牛馬養之則爲畜。放之則爲獸。遂記商家之政事以反其舊焉。蓋紂之所以亡者。以其不能用先王之政事。武王既誅紂。則凡百政事施設。紀綱法度。盡復先

王之舊。以爲創業垂統之規。此雷雨作解之義。當天下患難未解散。則未暇及于政事。及患難既除。當思所以反前世之善政。所謂其來復吉者此也。秦漢以來苟得天下。則遂安意肆志。殊無遠謀。所謂創業規模者。亦但隨時維持而已。安知武王所以識其政事之意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此歷序伐紂往返。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周之正月。卽今之十一月也。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翼日癸巳。卽正月之初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卽泰誓上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中篇戊午次河朔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甲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卽四月初三日。其日卽辛卯也。丁未祀周廟。卽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卽四月二十二日也。正月往伐。四月成功。史序其成功之次也。漢律歷志引武成月日與此經不同。孔穎達謂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世亡。謂彼僞武成也。朔爲死魄。望爲生魄。魄者月之輪郭。無光之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一日爲始死魄。初二日爲旁死魄。旁近也。初三日爲哉生明。十六日爲始生魄。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先事而書。所以正曆。堯之史官紀時以星。武王史官紀時以月。紀時以星。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紀時以月。如此書旁死魄。哉生明之類。所以必用星與月者。以星者天象

之著明月者亦天象之著明人所易見千載之後曆法有差無所考證則必考證于星與月也武王自正月初三日伐商至四月初三日自商歸豐其成功何如是之速也與漢高祖五年成帝業唐太宗亦百餘戰而成帝業異矣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樂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弢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卽偃武修文之意也武旣偃而不用則凡禮樂政教無非文也華山之南與夫桃林之野皆至險之所歸馬放牛于此則待其自生自死示天下弗乘服之矣然則武王豈盡放其牛馬乎此所謂歸馬放牛者當時征戰所用之牛馬也若夫天子所有十二閑則在官有常制豈得而歸之放之哉聖人于無事之時亦未嘗不爲有事之備昔武帝平吳之後滅去州郡武備卒至盜賊竊發唐穆宗聽蕭俛銷兵之議復失兩河此不知爲豫備之策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丁未卽四月十九日也武功旣成歸于豐邑遂告周廟意者歸功于祖宗而不自居其功也周廟卽后稷以下文王以上邦國諸侯如甸服侯服衞服皆來助祭也駿大也大奔走以供祭祀之事若詩云駿奔走在廟是也周有六服諸侯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此止言侯甸衞三服者以其近于王畿

之服也。四時祭祀皆在焉。夫諸侯向也與武王比肩而事紂矣。今也爲周家之臣子。儻非武王此舉有以公天下之心。其誰肯服武王哉。越三日庚戌。卽四月二十二日也。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之神。大告天地以武功之成。先祖而後郊。以其自近始也。又有以見古人之祭天地。皆須先有以養其誠意。三日之前。既祀祖宗。則誠意已至矣。故柴望以祀天地。既生魄。卽十六日也。武王以四月初三日至豐。故十五日以後。諸侯百工皆受命。則知此受命當在丁未祀廟之前。不應諸侯未受命而先助祭祀也。史官將述武王所以告諸侯之辭。故以生魄繼大告武成之後。觀此一段。見武王伐商。初非一己之私意。卽祖宗之心也。卽天地之心也。卽諸侯百官之心也。武王合祖宗天地諸侯百官之心以爲心。故祀周廟。柴望告武成。諸侯百官皆受命。而無有歉然之意。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章乃武王言其家世積累以告諸侯羣后者。指當時庶邦冢君之受命者告之。先王卽后稷也。蓋始封于邰。以農開國。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厚先王之業。百姓多歸之。如周詩所言篤公劉之事可見。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肇始也。始造王者之迹。孟子之言可考。去邠邑于岐山之下是也。王季其勤王家。能纘太王之業。勤于王家。如周詩所稱克長克君克類。可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能成其王者之功。如當時伐崇伐密。一怒安天下。皆其勳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謂三分天下有二。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聖人之于天下。未嘗有威愛之殊。天下之服聖人。自有威愛之辨。蓋大邦素以力服人者也。遇文王而無所施。則是文王有不可犯。非畏其力而何。小邦素以德望人者也。遇文王而有以適所願。則是文王有以撫綏之。非懷其德而何。文王初無心于力德也。而大邦小邦自見其力之可畏。與德之可懷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自武王言也。文王既沒之後。武王繼文王九年之間。未能合天下于一統。故予小子今日之事。將以繼文王之志也。文王之德所謂大統者。欲天下純被其化。脫于紂之塗炭而已。若夫必于取天下。則非武王之心也。此章必欲叙其家世積累之勞如此。所以示其今日之有天下。皆其所當得。所以陰消羣諸侯不服之心。然則羣諸侯既服武王矣。而曰陰消其不服之心者。蓋自武王勝商後。商民猶有四十餘年不服周者。安知其中無有不服者哉。然則道其先祖父之勤。與其所當得天下之意。自湯之時猶未至此。武王之時。則又非湯之時矣。故曰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章乃將伐紂之時。告于天地山川鬼神也。名山、如華嶽也。大川、河也。乃所經歷之山川。武王致商紂之罪。以告皇天后土。與所過之山川。其辭曰。惟有道曾孫言有道者之孫。見武王不自居其功。歸功于

祖宗也。將有大正于商。以兵正商之罪。今商王受無道。則所爲皆不順理故也。武王以有道正商之無道。謂其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故也。惟天地萬物之父母。人又爲萬物之靈。紂不能承天之畀付。以養萬物愛斯民。方以暴虐而殄絕其天所生之物。爲害以虐斯民。人主乃天地萬物之主。人主道亂于上。則禽獸草木皆不得其生。卽暴殄也。人亦物也。以其爲物之靈。故又言烝民。爲天下逋走逃亡有罪者之主。如淵之聚魚。藪之聚鳥獸。然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也。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上帝高遠。不可得而見。仁人卽上帝也。蓋賢者之心與天同。大誥以十夫迪知上帝。立政以籲俊尊上帝。則仁人旣獲。豈非祇承上帝在此而不在彼乎。仁人謂當時閎散太公之徒也。以遏亂略者。正奸人之邪謀也。華夏中國也。蠻貊戎狄也。罔不相率爲我之使。如八百諸侯與庸蜀羌髳是也。恭天成命。卽人心之皆歸。以敬奉上天之成命。成命者一定而不可易。決于伐紂也。武王于此二處卜天理。其一卽獲仁人。其一卽得民心。使仁人不來歸。民心離散。方且自以爲承上帝恭成命可乎。學者欲觀聖人之得天。亦于此二者觀之。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自此以下乃作史者述武王與紂戰之事。既戊午卽泰誓一月戊午之日也。師逾孟津。過孟津之渡次于河朔之時也。癸亥卽二月初二日也。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陳于商郊。凡五日而至。俟天休命。

先儒謂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甲子昧爽卽次日也于昧爽之時受率其衆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以與武王戰罔有敵于我師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武王父母也彼之民猶子弟也率其子弟以攻父母安有此理哉彼之民方歡迎武王之來安敢與我爲敵既不敢與武王爲敵則武王之兵皆爲之不動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後以北所以倒戈自攻其後者必其中有與紂爲惡之人民怨之入于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武王在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事與兵弔民而討有罪所過秋毫無擾凡以安彼士女而已惟其士女筐篚實其玄黃之幣帛以昭明我周王能爲之除害卽簞食壺漿迎王師之意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命何自而見蓋其震動民心使士女來迎以歸附我者卽天休也惟爾山川之神庶幾助我以康兆民勿爲神之羞而已言此舉苟不能成功豈特爲我之羞亦爲神之羞神人本一理也觀此章武王所以告神之言初非矯舉以祭媚神以邀福卽其實事而言之謂旣獲仁人如此旣得華夏蠻貊與夫士女之心如此人不能違則天不能違天不能違鬼神其能違乎鬼神卽理也武王有此理天有此理仁人有此理民心亦有此理初無二理故也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孔子定書而取之孟子取二三策何哉聖賢之意各有在也夫子取之也記其實也孟子不取者所以救戰國用兵之禍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戎衣一著而天下遂大定不勞再舉蓋人心和同成功之易

如此。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創業垂統之規模。盡見于此章。反商之政。而復還先王之舊政。蓋紂之政。卽虐政。非先王之舊也。武王于此。豈容以私智創爲新法。以聳天下哉。亦由舊而已。秦人破壞三代之政。而別立秦人之政。漢承秦後。亦當還復三代之政可也。又更立漢家之政。此不知由舊之意也。箕子爲紂所囚。至此則釋之。比干爲紂所殺。至此則封其墓。商容爲紂所貶。至此則式其閭。式、敬也。紂聚財于鹿臺。藏粟于鉅橋。自天下貢賦。自有常制。安得有餘。苟有餘于上。必有所不足于下。鹿臺鉅橋。乃紂于常賦外。掊取以縱欲者也。至此則散之發之于民。萬姓悅服。豈不宜然。所謂爵賞不必遍加乎天下。而天下自服者也。以賢者民之望也。財與粟者民之所以爲生者也。紂棄絕乎民之望。奪其民之所以爲生。民安得而服。武王因民之望而釋之封之。式之。卽其民之所以爲生者散之發之。民安得而不服。武王卽舉直錯枉。理之所當然者也。說者謂武王以此收天下之心。武王何用收天下之心哉。理所當然。吾不得不然。若有意于收天下之心。則非武王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自釋箕子囚以下。乃入商紂之都所行之政也。列爵惟五以下。乃歸自商至于豐所行之政也。列爵分土。所以封建于外。建官位事。所以正百官于內。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卽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爵以五而土以

三者。輕與人以利、重與人以名也。王制所載與孟子所言。皆與此經合。至于周禮則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先儒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爲周公斥大九州。不若以經與王制孟子之言爲正。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故也。建官如三公三孤之仟。則當取其賢而有德者。不專取其才也。位事則若百執事之列。則當取其才之所長。隨才授任。謂某人長于治兵。某人長于治財也。賢者未必無其能。蓋建官則以賢爲主。能者未必不賢。位事則以能爲主。內而正百官。外而封建。法制既備舉矣。于是有教化行焉。所重者在乎民也。五教也。食也。喪也。祭也。民者天地之心。五教者人道之常。食者民之天。喪者所以篤于孝。祭者所以報本反始。凡此皆在所重。謂之重則皆在所不敢忽也。天下之有忠信者。從而加厚之。凡天下之有義士。從而顯明之。有德者崇而尊之。有功者祿而報之。使天下之人皆知信義之可尚。德與功之可慕。則教化于是乎行矣。法度既舉。教化既行。武王創業垂統。盡在是矣。夫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然則自其初而觀之。釋囚、封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至于列爵分土。建官位事。與夫重民也。五教也。食也。喪也。祭也。惇信明義。崇德報功。亦多事矣。何以謂之垂拱而天下治。知聖人之所以有爲者。又當知聖人之所不爲。聖人循乎天理之當然者應之。則雖有爲也。實未嘗爲也。與舜恭己同意。

尚書詳解卷二十四

周書

洪範

此篇乃武王屈己訪道于箕子。箕子既答武王之問。于是退而具述成篇。其書稱十有三祀。而不稱十有三年。則知此書述于箕子。九疇乃道之大統。他人所不能預也。洪範者。大法也。天地有大法而不言。寓于高卑散殊之間。見于酬酢事爲之際。有等有差有程有度。截然有準則不可踰越者。皆洪範也。特人未之察爾。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此法也。洛書出而九疇彰。則大法又明以示人矣。天有是法。故九類有是事。非人爲之私也。有人焉棄常行怪。滅禮廢事。淫荒頗僻。是出乎範圍者。皆非法也。堯舜三代非此不能以治天下。孔孟非此不能以垂教後世。秦人不知此法。爲焚書坑儒。漢人不知此法。爲申商黃老。晉以清談亡。梁以佛老亡。皆不知此法。所謂三綱淪、九法斁、人紀不立、其不爲夷狄禽獸者鮮矣。聖人憂之畏之。而衆人憒然之所不恤也。紂爲不道非法甚矣。箕子佯狂爲奴。憂之畏之可知也。武王革商。釋囚訪道。洛書嗇于鯀而畀于禹。厄于商紂而陳于武王。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殺受。商家臣子視武王爲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者也。忘君父之大仇。而爲人陳洪範。箕

子而非人則可箕子乃商家之元老曷其爲如此也讀孔子序書之言有以見箕子之深不得已也箕子之意若曰商家之宗廟社稷已亡臣痛心疾首特一時之事耳吾故不敢忘君父以事仇義不爲周王屈以全人臣之節如是而已若夫洪範大法之不傳則爲天下後世之害吾其可以不傳乎況是道也已淪于紂之暴虐幸而有武王者出此而不傳則是無時而可傳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貴乎能恢弘此道者以有人焉而其人又不可以常得也吾豈可以一時之傷痛而遂廢天下之大法乎此箕子不得已之意欲切于傳道而憂于天下後世爲甚深也夫子序書于數辭之間寫出箕子之胸臆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甚矣箕子有不敢忘商不敢臣周之節也微子之篇箕子有言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武王既勝商亡商之後意其必立箕子箕子不肯必立微子微子又不肯乃立武庚及武王殺武庚乃立微子而箕子終不可得而立武王于是封之朝鮮之地在蕃畿之外所以遂其不肯臣周之心也其爲武王陳洪範于一篇之首云十有三祀不肯用周之正朔嗚呼此千萬世臣子法也學者觀王訪箕子一句又有以見非箕子不能全人臣之大節非武王不能成箕子之志訪者就而見不敢屈而至其尊德樂道之心如此蓋亦不敢臣箕子故爾讀此兩言之間九疇大法雖未陳而九疇大法已見于此矣箕子蓋深知道而武王亦深知道者也自箕子言之義當不屈自武王言之義當有所屈箕子之不屈者其守正

不撓蓋如此也武王之有所屈者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使箕子于商亡之後虧臣子之節而臣武王武王于此以箕子既爲臣而遂召見之則是與九疇大法已不相似何以陳洪範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王乃言曰嗚呼先嘆而後問不敢輕于發問也騭升也相助也協者和合也居者其所安也彝常也倫理也天之與人以是理也蓋陰有以升之而日用之間冬裘夏葛飢食渴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良知良能居之而各得其安者無非天有以相助而使之和合此卽常理也人相與雜處于覆載之間者若無常然之理則何以能協厥居必至君臣如仇敵父子如豺狼長幼無倫夫婦無別反天之經賊民之行豈有次第哉惟其有是理自然有是敘以其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歸之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物則卽大法也彝卽彝倫也天以是付之人日用而不能知武王亦以謂我不知蓋人主者敘此彝倫爲人立極者也苟不知此理之所自來則何以理民物所以必問雖然道之正統自堯舜傳之禹湯文武則武王傳之久矣曷爲而不知也曰此武王之所以聖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武王自以爲知則非武王矣吾于是知堯之兢兢業業者此心也大舜之克艱者此心也禹之孜孜文王之純亦不已孔子之我無能焉者亦此心也不如是何以能傳道哉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王乃言箕子乃言乃言者遲緩而不輕發之辭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對與孟子難言之意同也天下之事惟順其常理則治不順其常理則亂順則敍不順則斁上而日月星辰得其序雨暘寒燠得其節天之彝倫也下而山川鬼神永其寧飛走動植遂其生地之彝倫也中而三綱五常不差禮樂刑政不悖人之彝倫也人能參贊天地調燮陰陽豈有他哉亦順乎其常而已反乎此者不爲彝倫水萬折必歸東此水之常理也鯀不順以導之反有以堙塞之故水失其性而金木火土皆爲之汨亂其陳列帝乃震怒帝卽理也理之所不順卽帝之怒也故洪範九疇不與鯀而彝倫遂斁當堯舜之時彝倫未嘗斁就鯀之汨陳言之彝倫斁于鯀者也以其不順常理則斁也鯀亦殛死禹能順其常理者也其行水也行其所無事水土旣平而六府三事皆爲允治天于是錫禹以洪範九疇其錫之也非有物以與之理之所順者卽天之錫也如天錫勇智同故彝倫攸敍以其順常理故敍也然洪範有九疇而鯀之所汨者五行五行有五而鯀之所堙者特一水而已何以彝倫九疇遂至于斁哉蓋九疇本于五行五行實一本也水苟不得其性則火不得以烹飪木不得以曲直金不得以鎔冶土不得以稼穡而五行皆廢五行旣廢則九疇皆亂禹之所導者一水而已然而六府三事無不治者亦此理也夫殛鯀者舜也而此書言帝乃震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不言舜者可見舜之賞罰卽天理而非舜也說者以謂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從一至于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九類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經無載圖書之事惟孔子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則知圖書出于伏羲之世明矣古者結繩而治文字未作羲皇始畫八卦以辨奇偶黃帝始作文字正名百物以此觀之則洛書之出非在大禹之時天乃錫禹者如言天生聖德于禹能明洛書之旨因第而次之云爾天豈諄諄然命之乎其說未可信也

初一曰五行

自此以下卽九疇之類也亦曰九章天下有無窮之事必曰九類蓋九爲陽數之極天有九宮地有九野人有九疇理之自然自九疇而推之事出千萬而其歸不出九類猶易之八卦而能事于是畢矣太極動而爲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者行于天地之間故曰五行卽易之四象也初一者以五者在天地之間實爲初始九疇皆自是而出焉不言用者言五行散在九者之間所謂敬用農用以至念用威用嚮用無非五行之用也九疇之數乃神龜負文而出有此五十五數聖人探賾索隱于是因而次第之所以有次序者亦是自然有此理先儒或言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或以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或以爲龜文惟二十七字皆未可信洛書之數卽天地之數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共爲五十五數乃五行生成之數也損其五又虛其一則爲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損其十則爲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河圖之所以損其十者蓋天五生土以地十成之河圖則存其生數而爲四象八方之位地十未出有其象而已而未成形也至洛書以地出而與五爲奇偶然後金木水火土各有配合而成形故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

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是以象生其卦。必俟洛書地十之成數而後成八卦。洛書爲五行。而河圖特言四象者。蓋四象皆以土爲主。太極生兩儀。五天五地。兩儀生四象。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五行生數。天之四象也。六水、七火、八木、九金、十土。五行成數。地之四象也。合天地之四象。而布之爲八卦。坎一、離九、震三、兌七、坤二、巽四、乾六、艮八、是也。蓋自天一至天五。總十五數。三其五者天之數圓。而歸于天之土也。自地六至地十。總四十數。四其十者地之數方。而歸于地之土也。圓數必三。方數必四。天土則五。地土則十。不可易也。五行去土而言謂之四象。土氣沖也。非去土也。四象以土爲命。是故土居中央而貫四象。五行有十位布于天地之間。則有九宮。土宗四象。故五與十各居中位。而主宰八維。四象布于八維。有四十數。以河圖言之。則五居其中。故其數四十五。以洛書言之。則五與十居其中。故其數五十五。陽數極于九。而中于五。五者造化之主也。天地之中數。三天兩地而倚數者此也。以五乘五爲天數。以五乘六爲地數。以五乘九爲河圖。以五乘十爲洛書。皆以五爲君。自五行至六極。計有五十。蓋五行共有十數。互藏其一。有生數則去成數。有成數則去生數。天五居中而十藏。地十居中而五藏。又況自一至五其數已定。自五以往。則幷之。一幷五而爲六。二幷五而爲七。三幷五而爲八。四幷五而爲九。五幷五而爲十。五者小衍。五十者大衍。故大衍之數五十。減于洛書之五數者。以見五乃造化之主。居中而不用者也。存五則爲洛書。以顯其體。虛五則爲河圖。以神其用。有五則十。其五而五偶。虛五則九。其五而五奇。自初一至次九。河圖數也。而五居中。以總之。自五行至六極。洛書數也。而皇極居中。以君之。

河圖洛書相經緯是也。乾坤者三兩之純。故其數九六。六子者乾坤之爻三兩之雜。故其數七八九六。十五也。七八亦十五也。天之土五。地之土十。是故十與五爲兩儀之根。而兩儀爲八卦之祖。八卦變六十四皆以二五爲中。九疇通五十五數而皆以皇極爲中。五行布九宮。虛中宮則爲八卦。合中宮則爲九宮。去中以見體。存中以見用。體用相須。八卦九章所以相表裏也。八卦觸類而天下之能事畢。九疇觸類而天下之大法備。五行共十數而變化鬼神不能逃。則五行豈非洪範之本。而彝倫之原乎。故初一曰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自五事以往。皆五行之布散于八者之間。曰敬、曰農、曰協、曰建、曰乂、曰明、曰念、曰嚮、曰威者。皆人君之用。所以盡裁成輔相之理也。故五行爲萬物之本。次以五事。蓋以人治物者也。故五事則在乎敬。敬則視、聽、言、貌、思、皆得其正。正己者所以正人也。故次以八政。則在乎農。農者厚也。政施于民不厭其深厚。治人者不可以不知天。故次以五紀。其用則在乎協。五紀者爲天之綱紀也。以人合天故謂之協。協即和也。人事乖于下。則天紀亂于上。必以人而和合之。欲順乎天者。必本于大中之道。故次以皇極。皇極居中所以敍九疇者也。其用則在乎建。建者人主執此中以應萬事。則事得其理。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人主建皇極。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皆得其中。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亦得其中矣。然皇極

者常也。能體常必能盡變。故次之以三德。剛柔正直。隨時制宜。其用則在乎乂。乂者。隨其時而出治也。以三德而出治。天下之事若無可疑矣。聖人至公之體不自以爲無可疑。必參之以人謀鬼謀。以合幽明之理。故次之以稽疑。其用則在乎明。明者。明乎鬼神之理與人之理。則吉凶可以無差。而疑者可決矣。疑既決而又取證于天之休咎。九疇皆得。則天應以休。皆失則天應以咎。其用則在乎念。凡五者之休。根于一念之善。五者之咎根于一念之差。休咎之在天者可見矣。而又攷之在人。天與人一理也。九疇皆得則爲五福。皆失則爲六極。其用則在乎嚮與威嚮者。使人知可嚮。凡此九疇雖有九類。其實貫通爲一。會于皇極。皇極得則九者皆得。皇極失則九者皆失。其曰次者。聖人因洛書之數演之而爲次第之序也。先儒謂皇極不言數者。理兼萬物非數所能盡。稽疑之數七而不言數者。以有卜有筮不得兼言之也。庶徵之數五而不言數者。以有咎有休不得兼言之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則五者行于天地之間。人之所資以爲用也。數之所起。起于陰陽往來。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故曰天一生水。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以一陰生爲火數。陰次于陽。故曰地二生火。自冬至以及夏至。常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陽進而中三陽以生。三爲木數。故曰天三生木。自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

月爲秋金位也陰進而中四陰以生四爲金數故曰地四生金三月春之委四委皆土位也五陽以生五爲土數故曰天五生土此洪範所言卽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四耦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亦未始無其敍蓋有生于無著生于微自無而至有由微而至著五行之體水爲至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故以火次水木則形實故次于火金則體固故次于木土則質已大矣故次于金此言五行有自然之質也有自然之質則必有自然之性則必有自然之用自潤下作鹹至稼穡作甘卽五行之用也水于卦爲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陰趨于陽陽方在下而陰趨之故水性潤下鹹者水積而不已久浸其地故變而爲鹵而其味鹹火于卦爲離以一陰居二陽之中陽悅于陰陰在下而陽悅之故火性炎上苦者積火所致火積不已其臭焦而其味苦水于卦爲震震動也陽動而進以散羣陰故或升或鬱而成曲直可以矯揉故木之性曲直酸者陰收于陽也陽進而陰散以成曲直之性及其極也則陰復收陽故曲直之結而爲實其味則酸金于卦爲兌兌悅也陰悅而凝諸陽故可柔可剛而成從革順其陶鎔故金之性從革辛者陽散于陰也陰進而凝陽以成從革之性及其極也則陽復散陰故從革之性範而爲器其味則辛陰陽聚而交會沖和之氣以生土土無正性無定形無定位故不謂之曰而謂之爰爰于也以言其不可定名也取其養人者言之故以稼穡爲土之性而稼穡不可以言土也甘者味之和也陰陽和而稼穡生故稼穡之實則甘自五行之性而言之則謂之曰自五行之用而言之則謂之作然不獨五性五味也五聲五色五方五臟五常十

日十二辰皆五行之所化洪範舉其性與味其他可以類推故不盡言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五事者即五行之在人者也人爲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氣備焉貌即木也言即金也視即火也聽即木也思即土也木有華葉之榮故貌屬木言之決斷如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五事者常從事于此也五者主人君而言人主以身爲天下之表儀故一曰貌言所以接物發號施令皆言也故次以言目以視遠耳以聽德又次之思者又所以主乎視聽言貌者也故以思終焉五事以思爲主猶五行以土爲主土居中央心亦虛中者也思以主乎五事然後不逐乎口體耳目之欲而皆適乎中矣孟子曰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自一曰貌而下言五事之體自貌曰恭而下言五事之德自恭作肅而下言五事之用亦猶五行之水曰潤下潤下作鹹同也貌之德本恭恭者不侮人以其有容儀之可觀也言之德本從以其順于理而不乖也視之德本明以其邪正不惑也聽之德本聰以其受人之言而知其是非也思之德本睿以其心通萬事也孟子所謂形色天性所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惟人有貌言視聽思則自然有恭從明聰睿惟聖人爲能踐形惟率性故恭可以作肅肅、敬也恭在貌而敬在心由恭以作肅則動容貌而遠暴慢矣從可以作乂乂、治也言當則乂無不順治出辭氣而遠鄙倍

矣。明可以作哲。哲、智也。由明而極于大智。則可以與日月合其明。聰可以作謀。謀者善謀也。由聰而至于善謀。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天下之事。隨處而當矣。睿可以作聖。聖者事無不通也。由睿而至于聖。大而能化矣。人之行莫大乎五事。不敬則貌言視聽思失其主宰。而淫僻鄙詐。無所不至。天下之事亂矣。夫子答顏淵之問。亦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與敬用五事同意。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者正也。知五行之情。則知所以正人矣。八者之政。先後亦莫不各有自然之序。人以食爲天。稼穡乃土之所生。天地中和之氣。可以養人者也。故一曰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五行氣化而百物生。百物生而百貨聚。貨者民之所用不可缺也。故二曰貨。五行之氣。互有消息。一往一來。則爲四時。一闢一闔。則爲鬼神。明有禮樂。所以行人事。幽有鬼神。所以行變化。民之生既有以食貨爲養。則知報本反始。而祭乎鬼神矣。故三曰祀。風雨寒暑燥溼。五行之氣也。人不安其居。則氣感于外而疾作于身。司空度地以居民。繼于祀之後。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祭。而人始得安其居矣。故四曰司空。有食貨而又安其居矣。無以教之。則五氣之偏。七情之蕩。近于禽獸。孰得而制之。設爲司徒以掌邦教。教立則民知五典。而人道正矣。故五曰司徒。人稟五行乃生七情。情有中偏。中者可教。而偏者不可教。七情難制。則乖而爲惡。逆而爲賊。董之不可以無威刑。故六曰司寇。歸順慕義者。禮之所當綏也。往來交通者。禮之所當接也。賓客者。七情之順也。交接之美也。故七曰賓。有順必有逆。元惡大憝。七情之逆。刑不足制。則兵矣。故八

曰師自食貨至司寇聖人治內之政自七曰賓八曰師乃聖人治外之政八政行而內外之治舉此其所以貴于農用也唐虞之世粒烝民遷有無則稷官掌之掌三禮治神人則秩宗掌之平水土則司空掌邦教則司徒兼兵刑則士賓四門雖不言官而內之四岳必掌之矣在周禮則食貨掌于天官祀與賓掌于春官師則夏官刑則秋官教則地官司空則冬官莫不分治八政之事然或言其事而不言其官或言其官而不言其事者所以互見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行運用融結于天地之間其見于歲月日星辰曆數者皆有程度晷刻不差寒暑不忒如國有紀綱如軍有紀律故謂之五紀羲和廢時亂日故俶擾天紀而仲康得以征之歲有春夏秋冬月有弦望晦朔百刻之晷分于晝夜而爲日自角亢之二十八至于翼軫自訾娵之十二至于玄枵而爲星辰莫不有數而作曆所以步其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速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九日强半而月一周積其餘以成閏此曆之所由起也既以歲月日星辰而作曆曆者所以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也豈得與四者並而爲五蓋五行之在天有人事存焉歲者所以總日月星辰而爲之始曆數所以步歲日月星辰而爲之終不可闕一也此天人之所以相因而五紀貴乎協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五中數皇極中道也大法之中無非常倫常倫之中必有總要皇極乃三才之矩而彝倫之總要也五

行以土爲歸。五事以思爲主。五聲以宮爲綱。五味以甘爲和。五色以黃爲正。五臟以胃爲主。知此則知皇極之道矣。四海一君。天下一統。九疇一于皇極。知中知一。天下之理盡矣。堯之允執。執此者也。湯之建中。建此者也。夫子之一貫。貫此者也。皇言其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公也。極言其中。中則無偏。無偏則正也。公正者皇極之所貴。萬事之準則也。天地非此不位。萬物非此不育。人主體此。是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大中以承天心。開至公之途。而偏頗反側。不得以容私。立一王之制。而淫朋頗僻。不敢以亂俗。協中有賞。所以福之也。而我無好。違中有罰。所以懲之也。而我無惡。用心如此。天之道也。故曰皇建其有極。大公至正之理。散在天下。而聚于人心。能者養之以取福。是中卽福也。非中之外。別有所謂禍也。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是不中卽禍也。非不中之外。別有所謂禍也。五福。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曰建曰斂曰敷。中之道。本無形體。如之何而建。如之何而斂。又如之何而敷也。大中之道。聖人有此。庶人亦有此。聖人以先覺覺後覺。故建之于上。躬行以表儀于四海。卽建而斂之也。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天下咸會于準繩法則之中。人紀立而天理順。禮樂行而王道興。君臣父子夫婦。皆得以相安相養。人禍不作。而五福已敷錫于不言之中矣。當天下未趨乎中也。橫政起而橫民作。人君雖欲保極。不可得也。今也庶民于君而取中。則斯民之安。卽君之安也。斯民之福。卽君之福也。豈非錫人君而保極者乎。敷錫者上錫下。錫汝者下錫上。言君民共守此道以相與者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自凡厥庶民無有淫朋至于惟皇作極此總言天下皆歸中道也民指賤者言人指貴者言詩曰宜民宜人是也淫過朋黨與比私之德皆非中也庶民而無有淫朋人而無有比德則是以公正之道相與不肯交非其類苟至于此則是大爲中道矣故曰惟皇作極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也自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而下至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人君以皇極之道養成人才所謂中養不中者也庶民之中智足以有謀者才足以有爲者正足以有守者如此等人在人君則當念而錄用之不念之則是棄才者也繩之以中道則不合于中責之以惡則又未蹈于罪如此等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在人君則當大而受之兼收含容而汝也當康安其顏色以教之蓋接以和氣涵養之使成其才苟不受之是求備于人者也曰者發言也有能自言曰我之所好者在德則是有志乎爲善矣如此等人在人君則當錫之福福卽中也誘而教之以中苟不錫之福則是絕人向善之路也觀皇極之道所以養人才者非一端而足或念之或受之或錫之如此其委曲天下安有不趨于中者哉時是也是人因此之故皆惟皇極之歸矣舜之待庶頑成王之待商民皆以此道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自此以下言人君以皇極之道見于用人也煢獨者孤寒寡援之人也高明者勢位之貴顯者苟于孤

寒寡援之人而虐之。勢位貴顯而畏忌之。如晉武帝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山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則人主之心自失其中矣。人之有才能敢于有爲者。何自而進其行乎。惟人主之心得其中。無有貴賤。無有上下。一以公正之道處之。則有能者有爲者自然得進其行。賢人在朝。則邦國日盛矣。凡有正直之人內既充足。方且進以爲善。則人君當有優待之接之以禮。寵之以祿。使其心有好于汝之國家。則其心始安。而天下亦莫不皆化而爲正人矣。汝苟不能使正人之心有樂于汝之國家。則彼將逃遁遠去。時人無所激勸。則皆陷于罪矣。雖然有能者有爲者羞之可也。正人既富方穀者。使有好于而家可也。若夫無好德之人。則是淫朋比德。自棄于爲善。甘心于爲不善者也。汝若錫之福。以中道而進用之。則其過豈不在汝君乎。由此觀之。人君之用人。用其所當用。則爲中道。用其所不可用。則非中道矣。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自此以下。言大中之道。在乎去私情而復天理也。偏。不平也。陂。不正也。作好者好之以己而不以公也。作惡者惡之以己而不以公也。黨者蔽惡也。反者背馳也。側者傾邪也。凡此皆人慾之私。爲中之害也。遵王義而合其宜。遵王道遵王路而適其正。蕩蕩而廣大平平而辨治。正直而公平。凡此皆天理之公。皇極之至也。苟私情未去。則中道晦而不彰。窒而不通。既去其私情之害。則晦斯彰。窒斯通矣。箕子于此章反覆吟咏。大中之道。初無異義。鑿其說則過矣。苟至于此。則出而與物會者。此中也。出而會物。則

酬酢應變所過者化歸而處己則寂然不動所存者神無適而非皇極矣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自此以下言皇極之道布而爲言者也曰更端而言皇極之敷言凡人君發之爲號布之爲令出而爲言爲誥爲命皆敷言也所以敷言者豈有異說高論以聳人之觀聽者哉卽是常行之理以爲訓爾言則人也理則天也常理之外豈有天哉天下庶民因人君皇極敷言之訓見于有行則凡君臣父子冬裘夏葛無非行皇極之道是雖貴賤異位尊卑殊勢而天子之光明未嘗不與之接蓋同乎此性亦同乎此理也君之爲教也不能外乎天之理故民之從教亦不能外乎天之理此天人君民之所以相同而無間者皆此皇極也斯民之性皆與君同則自仰戴人君從而稱頌之曰天子作民父母所以愛我者也以爲天下王天下之所歸往者也民有至理則有公言此豈人君違道以干譽所能致哉嗚呼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統亦無所不寓五行非此則無以運行于天地之間五事非此不爲敬八政非此不爲農五紀非此不爲協三德非此不爲乂稽疑非此不爲明五福六極非此則失其所以嚮與威矣故皇極居中所以敍此九疇也其用非一箕子特舉其一二言之見于養人材見于用人見于敷言其餘可以類推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德本一也。何從而有三。記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中之義也。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正直剛柔之用。皆有中焉。五行之氣。春木夏火。故春夏爲溫厚。東南氣也。秋金冬水。故秋冬爲嚴凝。西北氣也。十實四象居中央。有四時之氣。不偏于剛。不偏于柔。此天地中正平直之氣。人稟五行之氣。其發爲柔也。則與物爲春。其發爲剛也。則與物俱秋。惟得二者之中。則正直矣。人之德當以正直爲本。至于一剛一柔。則隨時而施焉。剛得其宜。則爲剛中。柔得其宜。則爲柔中。猶春夏而陽也。則爲陽之中。秋冬而陰也。則爲陰之中。所謂執兩端而用其中者此也。克者勝也。治之之義。正直則不剛不柔。而無事于勝之也。故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不無先後之次。人君具此三德。必因時而出焉。時乎平康治安之世。既不可以剛勝。又不可以柔勝。則以正直待之。言不剛不柔。行其所無事而已。世不能平康。而人主之德不必苟于正直也。時乎彊梗不順吾治者。則必以剛克制之。詰奸慝。則有刑。治元惡。則有兵。此剛克也。時乎變和而順吾治者。則必以柔克制之。感之以溫言。寵之以賜予。此柔克也。若平康之世。既無彊弗友。亦無變友者。世降俗變。有逆必有順。自然之理也。聖人之德隨時而用者如此。然正直則自然無偏。既曰剛曰柔。則必有偏矣。聖人之用剛柔。當使之不偏。蓋剛之偏必至于暴厲。必當沈潛之。則剛得中而不失之暴厲矣。柔之偏必至于怯懦。必當高明之。則柔得中而不失之怯懦矣。然就三德而論之。莫

易于正直。莫難于剛柔。故剛柔必曰沈潛高明。就剛柔而論之。剛之失也其過爲小。柔之失也其過爲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必歸之君。惟恐失之過柔而權柄至于下移。如漢之元成也。箕子之論至此。以見用剛柔之難也。大抵皆欲適中。有善而賞之出于君。此惟辟之作福也。有惡而罰之出于君。此惟辟之作威也。備四海九州之奉。此惟辟之玉食也。此豈非中乎。威福之權。與夫玉食之奉。至使臣下而得以竊之僭之。則是失其中而非三德所以用乂者矣。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臣既僭竊。豈有國家得其寧者。召天下之亂無疑矣。在位之人因其臣下之僭竊也。遂附下罔上。用側頗僻而失其正。天下之人因在位之側頗僻也。遂皆僭差不信。側僻而不信。其過皆由人主之德失其中。故爲害必至于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何疑之有。然聖人不自以爲無可疑。必參之人謀鬼謀以合幽明之見。此以公天下爲心也。卜筮之中皆五行之所寓。卜之法以兆之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曲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灼龜以五行爲先。揲蓍亦五行也。然卜筮所以決疑。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其信之也必不專矣。所謂擇人者。必是人能明于天地之道。與鬼神之情狀。而後疑可決。不可輕也。既擇其人。然後命之以卜筮之事。凡卜龜灼而鑽之。視其兆之色與其氣。曰雨者。如雨之下也。曰霽者。如雨止。曰蒙者。氣之蒙暗也。曰驛者。言氣之絡驛不連屬也。曰克者。氣之相交錯也。此五者卜之法也。

曰貞者、內卦曰貞。曰悔者、外卦曰悔。此二者筮之法也。不言一二三四者。卜筮者、隨所寓而見。非有次第也。凡此七者。卜則用五。占則用二。此其不變者。以其有定體也。忒者、變也。無定體。必在卜筮之官推衍其差忒者而觀之。如卜則有五行之相剋。如筮則有六爻之變動。立時人作卜筮。上文既言卜筮有此七者、必立其知此卜筮之人而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者卜筮必有三人。周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法各不同。經曰乃卜三龜。是也。三人之吉與凶。其說皆同。故決然無疑矣。苟不能皆同。則以多者爲斷。從二人之言。卜所以決疑也。若從違不定。則反以生疑。然至于所同者衆。則吉凶之大概亦可見矣。推此以觀。則下文三從而二逆者。與乎三逆而二從者、亦可以從多爲主。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事之常者必無可疑。無疑則不卜。事之大者則有疑。如遷國出師之類。事之有疑。必先謀之乃心。吾心以爲可以爲否。而可否之未決。則必謀之在朝之卿士。言卿士則自大夫而下亦預焉。又謀之庶人。古者國有利害。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謀至于庶人則人謀盡矣。猶以爲未決也。必謀之鬼

神卜筮者所以攷鬼神之吉凶也此四句亦有次第若吾心未有所主而先謀之卿士庶人可乎卿士庶人人謀未盡而先謀之鬼神可乎此與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同意幽明本一理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豈有聖人所見一定而人鬼之謀尙有違之者乎但聖人以公天下爲心不欲專任一己之見故如此爾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順也五者皆順則神人上下彼此無一而不合是之謂大同也不惟獲吉于一時又且獲吉于後世不惟獲吉于吾身又且獲吉于子孫身享其安子孫得其吉以見福之無窮如此若舜傳位于禹神人皆協也然其謀之也則先卿士庶人而後卜筮及其從之也則先龜筮而後卿士庶人何也孔穎達曰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從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汝則從爲先箕子又言各等從逆大同之吉不可常得也或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庶民二者逆則吉或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亦吉上之所謂吉者如盤庚遷都盤庚心以爲可卜稽曰其如台則卜筮又以爲可惟是卿士與庶民懷土不遷下之所謂吉如成王伐武庚周公心以爲可予得吉卜則卜筮又以爲可惟成王心有疑及御事皆以爲艱大或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亦吉大抵人謀互有不同而鬼神無心故必以龜筮爲主吾心與卿士庶民所見或有偏不可以爲決所可以決其吉凶者在于鬼神故此三者皆欲龜筮之從也若夫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是從者少而逆者多又況龜筮二者一從一逆則鬼神之意未定而吉凶亦未可知也故作內而冠昏喪祭之事則吉作外而用征伐遷國則凶龜筮共違于人謂人謀雖從而鬼神皆不從則其所爲

必有未當故靜而止其謀則吉作而遂其謀則凶蓋人之見或有私而鬼神絕無私者也然則聖人之謀何必惟枯莖朽骨之是徇哉古人之卜筮與後人卜筮異矣聖人之心至誠無我故以交鬼神若與之相接然苟在己者既不誠則雖卜筮亦不能信矣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者以見鬼神之不以實告也此則當以誠爲主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善言人者必有攷于天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庶徵者五事之驗也在人有肅乂哲謀聖則在天必應之以雨暘燠寒風蓋天人本無二理人主所以裁成輔相天地之道者亦在于敬用五事而已人備四時之氣則謂之全人以全人而治天下則陰陽無不調以天下之心理天地則天地無不順夫四時之氣與天地之心何如也亦曰中而已中則和不中則乖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心之所通政之所感達于上下人主喜不敢過賞怒不敢過罰視聽言動有禮飲食起居有度禮樂文章有數如此則五事中正而順氣應之故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無不順其時是謂來備來備者欲雨則雨應欲暘則暘應以至燠也寒也風也欲則應之各有次序五氣有敍則物不傷生庶草尙且不傷生而蕃廡豐盛則五穀熟而萬物盛多可知矣舉其細微者以見物之大者若乃心無主宰

發而不中節事失其理物違其分乖氣所感民怨神怒則五氣之應或有餘而極備或不足而極無有一者極備則必有一者極無如雨多則無暘暘多則無雨極備極無則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而陰陽失其序矣寧無凶乎曰休徵而下又分別休咎之徵休美也謂五者以其時也鄭康成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成物而堅固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爲風人之容色威儀若春木之發生故貌爲木而可以治雨貌恭而作肅則雨以時而順之人之有言如金之有聲故言爲金而可以治暘言從而作乂則暘以時而順之目之視如火之外景故視爲火而可以治燠視明而作哲則燠以時而順之耳之聽如水之內景故聽爲水而可以治寒聽聰而作謀則寒以時而順之人心之無所不在如土行于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故思爲土而思可以治風思睿而作聖則風以時而順之聖人以此五者之事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孰謂天人之果有二理哉曰咎徵咎者惡也五者失其敘極備極無也狂妄也肅之反也人君之貌不恭而至于妄心生故恒雨應之雨不潤物而反以害物也僭差也乂之反也人君之言不順理而至于政事差而不治則恆暘應之暘不以乾物而反以亢旱也豫逸也哲之反也人君之視不能及遠而徒貪目前之逸遊則恒燠應之燠不以長物而反以暴物也急躁也謀之反也人主之聽不能詳察其理之久近而徒欲急迫于近效則恆寒應之而寒不足以成物蒙闇也聖之反也人主之思不能通乎萬事而至于闇而昧則恆風應之而風不足以動物此五者皆五事之反而乖戾之應也五事

得其中是五行得其性故五氣應之以時五事失其中是五行失其性而五氣應之以乖然則人主欲求之天者不必求之天求之己而已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說者以此爲五紀之文非也若以爲有歲月日星五紀之文則謂之五紀庶徵何以有五事皇極何以有五福此亦人事之可驗者也不惟五事可以感雨暘燠寒風至于上下定位易與不易而感亦如之四時二十四氣三百六旬皆歲之所統也王者無爲居尊兼總萬事而加省察焉亦如歲然若周官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在乎王則王省惟歲也月一月一周天故一月三十日而月則治一月之事也卿士分居列位以治其詳亦如月然周官小宰贊冢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羣吏之要此卿士惟月也日一歲一周天故一日百刻十二辰而日則治乎一日之事也師尹衆正官之吏各治其職亦如日然若周官宰夫旬終則令正日成此師尹惟日也上下相維大小相屬爲王者不叢脞以失體爲卿士師尹者不侵官以失職此歲月日時之無易也順其常則治故年豐而穀得其成事治而乂得其明天下有道賢者出而用章賢者既用則國家無有不寧天下之治無不舉矣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上下易位而反天之經而日月歲時爲之變易則乖氣而

天下亂。故歲饑而穀不成。政昏而乂不明。天地閉塞。賢人隱遁。而國家不安矣。卿士則月也。師尹則日也。庶民微而在下。猶星之布在天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其好惡無常。亦猶星之好風好雨然。箕星好風。以箕東方木宿也。風中央土氣。木尅土。故從土之所好而好風。畢星好雨。以畢西方金宿也。雨西方木氣。金尅木。故從木之所好而好雨。星之所好雖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民之所好雖不同。而卿士師尹之治。則自有常分。日之行也。春分行赤道。夏至而北。秋分行青道。冬至而南。月之行也。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言冬夏則春秋爲可知。此日月之常度。不徇乎星之所好也。亦猶卿士師尹之職。自有常分。不徇乎民之所好也。日月雖不徇乎星之所好。亦未始違其星之所好。月經于箕。其風揚沙。月離于畢。其雨滂沱。亦猶卿士師尹雖不徇乎民之所欲。而亦未嘗違乎民之所欲也。通天下一氣也。一理也。君臣上下。理之在人者。卽其歲月日星之在天者。人主知此。則可以知天道而立極。人臣知此。則能贊萬機而調燮陰陽。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庶徵者。應之在天也。就人身而論之。亦有應焉。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五福者。得中之應。六極者。失中之應。皆外至也。在人當知五福之可慕而嚮之。當知六極之可畏而威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也。壽者。年一百二十也。古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盡其天年也。

富者財之充足非必能鉅萬而後謂之富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家給人足無飢寒之患是也康寧者無疾病氣和而疾疫不作也攸好德者知德之可好機巧之心不生而不蹈小人之習也考終命者各成其長短之數死于正寢死于牖下而不死于非命也各以人意之重輕而爲之次第此五福也極者窮也動不遇吉爲凶未六十爲短未三十爲折此則考終命與壽之反也疾者有惡疾憂者多憂即康寧之反也貧者困于財即富之反也惡者醜陋弱者用心不剛不能强于爲善即攸好德之反也此六極也凡福與極皆人所自取雖然顏之夭跖之壽伯牛之疾亦其自取也哉此又理之不可爲常者在顏子伯牛則爲君子之不幸在跖則爲小人之幸幸與不幸豈常理哉天地有大法本乎五行在人則爲五事九疇皆五行五事所感化也惟皇極則爲之主宰而裁節之皇極建則五事自敬五事敬則天人之理皆順皇極之不建則五事自不敬五事不敬則天人之理皆乖漢儒五行傳配以五福六極五事其說非不足取也至于弱之一極無所係則以皇之不極係之未免牽合附會恐非聖經之本意也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此孔子序分器一篇之書也其書亡矣而序存武王勝商之後封建諸侯之有功者故曰邦諸侯邦卽封也班以宗廟彝尊之器以爲有國之重器也左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也班宗彝與舜之班瑞同分器者諸侯尊卑各有其分

尚書詳解卷二十五

周書

旅獒

觀此篇西旅一獒之獻。姑以見其奉上之誠。武王受之亦所以際以禮意。初非武王有求而使之獻也。太保遂作書以戒。若武王之失德然。何哉。古者大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常謹其微而已。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去遠矣。而實根于一念之微。當鑠石流金之時而一陰生。則寒于是始焉。當折膠墮指之時而一陽生。則暑于此始焉。諫之于微。則其爲力也易矣。待其既著。則諫亦勞矣。爲犯顏爲逆耳。爲廷爭爲折檻。豈古人諫諍之法哉。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孔子序書但言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直書之而其意益顯也。作書者述其事之所因。乃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聖人者乃山川草木夷狄之主也。武王既克商之後。威德遠暢。旁通九夷八蠻。謂夷狄非一種也。通其朝貢之道。西戎有旅國者。遂致貢其獒。蓋犬高四尺。獸畜之奇異者。故以爲獻。武王受之而太保作書。卽召公也。召公之意。若曰四夷之所獻。與中國之所受者。惟服食器用而已。獒非服

食器用也。而武王受之。得非志得意滿于功成之後乎。得毋有玩物之心乎。使武王而一受于是。則今日之害未見。而爲他時之害不細矣。穆王受白鹿。而荒服爲之不至。今日武王一受其獒。不惟爲聖德之累。亦示夷狄以貪。此不得不戒也。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至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召公將陳戒武王。必先述古者明王所以待夷狄之道。明王者。王心無蔽而所見者遠也。惟其無蔽而所見之遠。故知所以愼德。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惟恐怠忽之心生。而蹈失德之累。此愼德也。惟其愼德于此。四夷自然觀感于彼。無有遠近。盡獻其方所有之物。雖是畢獻方物。而方物之中。又特以服食器用者爲獻。玩好之物。不敢以投其君之所欲。服食器用。若禹貢所載漆枲絺紵。蠙珠暨魚等。與九江之龜。三邦之箘簵楛。皆服食器用也。雖然天下之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其奉上之誠。聖人亦不敢私其物。所以示其錫予之恩。故王因其德所致之物。昭明以示于異姓之邦。異姓諸侯受其錫。則當思所以無廢其所服之職。聖人一視同仁。而其中不能無品節差等焉。異姓之諸侯疎者。故昭德之致。同姓之諸侯親者。故分以寶玉。寶玉亦德所致也。謂德所致。則泛舉其物而言之。謂寶玉則舉其玉之貴者言之。使同姓伯叔之國受其錫。則當思王者所以展親親之義。若武王分陳以肅愼之矢。卽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也。分魯以夏后之璜。卽分寶玉于伯叔之國也。大抵明王之世。上下皆以至公爲心。下之人以

至公爲心。知明王無所利于玩好也。則以服食器用爲天下之用。上之人以至公爲心。不私其所獻之物也。則又班之諸侯也。故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天下見人君所賜之物。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以物視物。則雖金玉之貴。不啻鴻毛之輕。以德視物。則雖一介之微。若九鼎之重。昭德之致也。分寶玉也。皆君德之所寓。其誰敢輕易之哉。同此物也。有德無德而輕重係焉。則人主其敢有玩物之心以累吾德乎。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狎侮。卽愼德之反也。德之盛者。處闇室屋漏。如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狎侮之心。何自而生。蓋心之有慢易者。皆內無所主而逐于物者也。自狎侮之心而推之。不能尊敬君子。則君子引身而退。不肯枉道事人。不能敬小人。則小人得以陵其上。而不以盡其力。尊君子不以禮。用小人不以道。皆狎侮也。而其爲害。至于不能盡心。不能盡力。則人主誰與共事。召公戒武王雖爲受一簀而言。不專指一事。直指出本原者示之。源苟不正。則其流豈特玩物哉。先從狎侮君子小人者言之。而後及于玩物。可見聖賢之言。自識源流本末如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惟心正則事無不正也。一心者。一身之主也。所以治五官也。故耳目皆聽命于心。而吾心不爲耳目所役。則奸聲亂色。不足以入吾之念慮。

心其有不正乎。心既正。則事事物物。各止其所。百度其有不正乎。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此又詳言狎侮之害也。玩卽狎侮也。人之德與志。自有本位。不可使之偏繫。苟有所偏繫。則離其本位矣。故玩狎于人。則召釁稔禍。玩狎于物。則流連荒亡。豈非喪德喪志乎。橫渠先生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言動苟涉于戲。卽狎侮之所從生。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者爲志。發氣者爲言。道非自外而至。卽吾心也。志以道寧。以此心處己而念慮不爲之分亂。言以道接。則以此心接物而詖淫邪遁無自而至。惟其如此。則本正矣。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乎。其本既正。自然不作無益害有益。則非民事不舉。而勞民以興土木之功。築宮室之事。必不爲矣。功之成者宜也。自然不貴異物以賤用物。則珍玩者不好。而所貴者皆服食器用之物矣。民之足者亦宜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人惟有一心不用于彼。則須用于此。自然之理也。既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其所貴者可知矣。而況以犬馬非其土性者。其肯畜之乎。珍禽奇獸。其肯育之于國乎。不然。則勞師伐遠。如漢武帝取大宛之馬。是皆畜非土性之馬。而育珍禽奇獸者也。武王一戮之受。安得不爲聖德之累乎。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此言人主當知貴其所當貴。而不貴其所不足貴。遠物不足貴也。不貴遠物。則遠人自服。賢者所當貴也。惟其所貴在賢。則賢者用而邇人安。言遠人格。則其邇者可知矣。言邇人安。則其遠者可知矣。天下有至貴之物。但恐人主心有所分。則重彼必輕此。心無所分。則重此必輕彼。由此言而推之。則諸侯之寶得非人民政事乎。子罕之寶得非在于不貪乎。召公之意。蓋欲武王知所以分別貴賤。非謂人主

舉無所貴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于末章之言尤切。曰夙夜罔或不勤。言無時而不勤也。勤則知所敬。知所敬則物不能亂。不勤則怠。怠則忘。忘則物得以干吾之念慮。矜有憐恤之意。人主當愛惜細行。卽書所謂小物易所謂庸言庸行也。微細處當知愛惜之。細行不矜。則終爲大德之累。積之不已。則累德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言亦如行百里半九十。晚節難全。雖爲山至于九仞矣。常若虧一簣。然一簣之虧。是爲山而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于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武王不獨知之而已。須能信而行之。則將至于生民得所安。王業可以無窮。苟爲不然。則驕逸之心生。而民無以保其生。創業無可繼之道。而望其世王亦不可得也。觀此篇。知人主爲天下後世法。爲萬事之本原。以武王之聖。召公猶戒。況下于武王者當何如哉。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巢伯。南方遠國之諸侯也。克商通道之後。遠國慕義而來。芮伯。畿內諸侯入爲卿士者。作旅巢命之篇。陳武王所以命巢之意。其書亡矣。

尚書詳解卷二十六

周書

金縢

此篇所載非一時之事。乃作書者敍述周公之始終。自既克商二年而下。乃告太王王季文王。言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册祝以至秉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王翼日乃瘳。言卜吉而武王愈也。自武王既喪而下。至王亦未敢誚公。言周公被流言東征之事也。自秋大熟而下。至歲大熟。言成王之疑。成王之信。而天皆有以應之也。此篇敍事甚多。皆所以言周公之忠誠。處事之變。而非事之常也。讀之者當合豳風、伐柯、狼跋、破斧等詩同看。當武王之疾。而以身代死。此豈常事哉。當武王之喪。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此豈常事哉。自人情觀之。當成王疑周公之時。引前日金縢之事以自明。其誰以爲不宜。又不然。則引身退避嫌疑。匿名迹而誰不以爲當。周公于此。不惟不肯引金縢之事以自解。且又征討四國。犯天下之嫌疑。周公之所以如此者。蓋其心在于爲公而不爲私。在于爲國家而不在于爲一己。故雖處進退危疑之地。人情反側之時。而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從容暇豫。不失其所以聖焉。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性。惟剛中者能之。君子于此。有以見周公始終乎。周家無往而非誠也。雖然。周公豈靳乎人之知也哉。死生固有常理。而精誠之至者。可以易死而爲生。成王之疑信。無預乎天威也。而精

誠之至者。能使天大反風于瞬息之頃。世儒以天人爲二理。而不知聖人之學。可以轉移造化。日與天相接。其謂之天人二理者。以己之僞而遂不信古人之有是事也。觀金縢之書。則當知周公所以與天爲一。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也。占書皆論天道。不及人事。故先王祕而藏之。不以示人。周公發匱而取其占書。並藏其册于匱。是爲占卜故事。非有意而藏之也。此書非周公所作。而謂之周公作金縢者。其册文乃周公所作故也。孔子特以二句序此書者。以見金縢之作也。起于武王之有疾。金縢之啟也。在于成王之疑周公。周公終始之心。皆于金縢而有攷焉。故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克商之明年。王有疾而弗悅。言疾之危篤也。二公。召公太公也。愴惶失措。謀所以爲王敬卜其生死。周公之意。則以爲武王方克商。商家臣子尚有未安之志。忽有不測之變。成王方幼沖。則宗廟社稷之大計將如之何。未可以憂我先王。知武王之疾將死不能無憂。周公爲此辭者。所以拒二公。而欲以請命代死爲己之事也。然則拒二公穆卜之謀。而以請命爲己之事。無乃攘人之功而以爲己有乎。不然。無

請命之事。周公無乃謂己可以當之而二公未可以當之乎。周公之意蓋不如此。以爲二公之卜。乃朝廷之常禮。既有常禮。則在朝必預聞焉。卜而吉可也。不吉則人情危疑。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不若周公私自爲之。勿使人預之。觀大雷電之後。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則見周公之卜。當時如二公者皆不之知。惟祝史者知之。築土爲壇。築地爲墠。惟周公自以爲功。而他人不知。故不禱之宗廟。而爲之壇墠。爲三壇而同于一墠。三壇、三王之神位也。又爲一壇于南方而北面。所以對三壇之神位。而周公自立其上焉。璧所以禮神。植璧者。置之于神位之前也。珪所以自執。秉珪者、周公執之。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仗三王以請命于天。代武王之死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此乃史爲册書以祝神之辭也。元孫卽武王也。惟爾元孫某卽武王名也。先儒以成王讀金縢之册。至發字而稱某。故史因記之。周人以諱事神。于此可見。遘、遇也。厲、危也。虐、暴也。元孫武王適遇危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大子之責于天。言天意必欲取責于武王。使周家之長子必死。爾三王在天之靈。當請

于天以旦代武王之死死生壽夭自有常理而周公以爲可代蓋其至誠可以感天故也予仁若考周公自言我之仁能順曾祖考皇考王考指三王也又多材多藝可以事鬼神乃元孫武王其多材多藝不若我周公又不能事鬼神則武王之所能者獨能敷佑四方爾元孫受命于天庭俾之敷布德教以乂四方用能安定爾三王之孫子于下地上天對下地而言四方之民無不畏而敬之言周公之死可以事鬼神武王不可死留之以安天下也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天既降寶命于武王矣今而遽死然則天之寶命自此墜而先王之宗廟將不得血食矣蓋武王既死則武庚必有變商將復興故周公之禱乃爲祖宗爲生民爲天下而禱非爲武王之身而禱也武王不死則寶命不墜而先王亦有所依矣今我就受三王之命于元龜卜者所以謀鬼神也爾之許我卜而吉武王之疾有瘳則我其以事神之璧與自執之珪歸而待命言周公死而武王生也爾不許我卜而不吉武王之疾不瘳我乃屏藏其璧與珪是我之無德不能代武王之死不可以事鬼神也此周公精誠之至以死生之說與鬼神確謀議其從違可否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周公既以册文告神畢于是卜以三龜卽周官三兆之法七稽疑三人占是也卜三龜而一習吉習因也言三者相因而吉此特見其兆之吉而未見其書也又開籥見金縢卜筮之書而書亦吉焉故曰乃

并是吉。公曰。體。周官占人凡占筮君占體。據此占兆之體王其無害。疾必瘳也。予小子。周公自稱也。新受命于三王。言其得吉卜也。惟永終是圖。武王既不死。則天下可安。而將圖爲永久之計矣。茲所以待其三王能念我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公歸自壇墠而歸。納册于金縢匱中。以爲周家卜筮之故事。王翼日乃瘳。觀此章見周公聖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者如此。誠之至也。壽夭吉凶。皆在己而不在天。故凡委之天道不修人事者。皆不足以語此。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書非一時之事。作書者敍述周公之始終。故併而言之。當武王之喪也。成王幼弱。周公居攝。權在周公。以兄弟之至情。且有疑忌之心。管叔、兄也。霍叔、蔡叔、弟也。管叔及羣弟。當時周公使之監殷。周公謂之三監。至此則反與商人謀叛。周流放其言于國。以謂周公將不利于孺子。必奪成王之位。蓋聖人之事。雖賢人有所不能知。賢人之事。衆人有所不能知。管叔流言于國。正以周公聖人之事。凡人所不能知。且又周公之所爲。不合乎管蔡之意故也。以賢人且不能知。而況于凡人。去聖人不知其幾千萬。而謂之足以知周公也哉。四凶之于舜。叔孫武叔之于仲尼。大率皆此類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勿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二公、卽太公、召公也。周公謀之于太公、召公。以謂我若不能用法于管蔡。則其心有愧于先王矣。先王之心無他。亦惟至公無私而已。我若以兄弟之故。曲赦其罪。則是私意也。非先王意

也。然則兄弟手足懿親。縱使曲在管蔡。周公獨無親愛之心乎。何爲遽傷同氣之義。至于如此。無乃與舜之待象者有異乎。象曰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封之有庳。而周公于管蔡則誅之。何也。曰此舜與周公所以爲同其心也。皆所以爲親愛也。象之所殺者。特舜之一身而已。而管蔡流言叛周。則其害及于天下。周公以大義以王法誅管蔡。而非周公誅之也。在舜則爲至仁。在周公則爲至義。故曰舜與周公其心一也。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卽詩東山。周公東征也。三年而歸。勞歸士。詩曰三年。併初去之年而數之。書曰二年。特指在東二年而言之。罪人斯得。二年之後。始得管叔之罪。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也。文王之征伐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如此其速。至周公之伐管蔡。則二年之久。罪人斯得。何也。蓋其征之甚急。而取之甚緩也。挾武庚淮夷以叛。人情爲之不安。故周公東征也。義不反顧。則甚急矣。然而未嘗急于攻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則恐其勞民。制彼裳衣。勿事行枚。則不嚴于兵革。所以取之如此其緩也。與文王伐孔熾之敵。則又異矣。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周公旣得罪人矣。宜歸未敢歸。恐成王之疑未解。于是久留東山。乃爲詩以與王。名曰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王室創造艱難如此。愛吾民其恩其勤如此。豈容管蔡遂毀壞之哉。王亦未敢誚公。以見成王至此猶疑周公未解。但欲誚責公而未敢爾。謂之未敢者。以權在周公而有所畏。惟其疑公。是以畏公。嗚呼。周公所以爲忠聖如此。管蔡四國流言于其下。而人主疑畏于其上。自人情處此。其奚以堪。此聖人處事之變。人道之不幸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章皆述天所以彰周公之德是秋大熟而未收斂也天乃雷電以風其威動可畏如此禾皆爲風所偃仆而木之大者皆爲風所拔此天變之非常也故邦人爲之大恐王與大夫盡爲皮弁之服蓋應天以質素故也啟金縢以觀占書視其休祥如何謀所以應天變乃得周公前日所自以爲功以身代武王之死册書具存召公太公及王徧問諸史與百執事諸史乃前日從周公册祝者百執事乃前日從周公奔走從事者夫以周公遭變至此諸史百執事皆知周公前日代武王之死矣至此何爲不出一言以申雪周公之冤耶召公太公雖不知代武王之說其與周公同列久矣豈不知周公所爲盡忠于國家亦無一言以申雪周公之冤何耶諸史百執事不言可也二公而不言二公亦有負于周公矣曰不然二公之心知周公之心久矣不待啓金縢之書也所以不言者正以成王之疑方深而非口舌所能爭必待成王之自信然後可苟非成王之自信徒有以强其必信則二公與周公同功一體之人也得無有朋黨之嫌而重成王之疑歟況事久論定成王未有久而不信者今日因金縢之啟成王之疑欲解矣不言王及二公而曰二公及王則見二公于此時知王心欲解故首倡王以徧問諸史與百執

事庶幾諸史與百執事能陳周公當日之事以解成王之疑則成王至此始自信矣諸史與百執事皆對曰信實有此事也噫者恨辭也周公當時命我勿敢言矣而我今言之豈不失信以負周公乎此所以有嘆恨不滿之意也夫以周公遺謗如此諸史與百執事寧視周公之死而不敢漏當時所以丁寧之言則在朝祝史之微奔走之賤其重然諾守信義不可移奪如此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不及知執金縢之書而泣曰其勿敬卜矣言無可疑矣言天之威只爲周公設也周公前日勤勞王家如此而我幼沖未之知故天所以動威而彰周公之德夫天之與人其勢雖遠而感應之理未嘗不昭昭世之有忠臣孝子貞夫順婦所爲苟合理則天不旋踵應之東海枉殺孝婦天爲亢旱三年豈有周公之聖如此而爲讒言所傷若天威之不動是無天理也惟朕小子成王自稱也自今以往當改過自新遣使以逆周公于東逆迎也此蓋始疑終信遇雨之吉羣疑已亡之時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所謂籩豆有踐袞衣繡裳皆以寵周公而迎之以歸也王出郊所以謝天也天乃雨下而反其前日之風向者所偃之禾皆盡起矣向者大木爲風所拔者二公又命邦人起而築之是歲大熟以風反風特在疑信之間洪範五事庶徵當不誣矣